

第八回 傳假旨捉拿全家 透真情放脫母子

詞云：

天豈許人短，偏偏團作欺，滿朝盡是小人私，方知一痕半點不差池。淺眼何嘗誤，奸心斷不思，為人還忍耐便宜，直臨崖勒馬方悔遲。

話說屠申飛奔梅府報信，好著夫人、公子連夜逃生之意。

列位，你道屠申送信梅府，卻有個緣故。他乃是山東濟南府歷城縣人氏，只因他在家鬥毆，一拳打死了人，他自行投到抵罪，梅公見他正直，不怕生死，故此赦了他的死罪。收在身邊，又恐他生事，故此又寫了一封荐書，將他荐到常州府裏承充差役。一來他也有個拘管，二來又替自己照應房廊屋宇。

他沒心聽得有這一件事，怎能不著急？況他又是個直性漢子，豈不知當日受過活命之恩，他怎麼不報答？于是，跑到梅府，一見門上的人，拱了一拱手道：「列位請了，公子可在家麼？」門上人答應道：「公子與夫人在中堂說話。」

屠申也顧不得回稟，一直走進後堂，見公子與夫人在那裏說話，就慌忙跪下說道：「小人屠申稟公子、夫人，有要緊的話說。」夫人、公子道：「你起來，有什麼要緊的話說？」屠申道：「夫人，不好了！你老爺在京師沒有書信回來，還不知消息麼？老爺被奸賊盧杞陷害，已正典刑，歸天久矣。」夫人、公子聽說大驚，哭道：「你怎麼得知此信？」屠申道：「今日午前，有欽差校尉來到，本官留在私衙。小的與衙內一個姓陳的大叔相好，適纔在酒店說到老爺在西郊外天地壇斬首，那奸相又要斬草除根，差了校尉，在此捉拿家眷。幸喜本府太爺，留住校尉在私衙內，他道：『公子是江浙第一個才子，恐日裏不在家中。』約定明日五鼓捉拿全家。小的受了老爺活命之恩，一聽此言，飛來報信與夫人、公子知道。趁早遠走他方，奔一個去處安身，方為上計。待公子日後成名，再報前仇。若有遲緩，恐遭毒手，那時豈不冤沉海底，難報大仇？」

夫人、公子聽說，一齊跪下，大哭道：「恩人在上，待愚母子拜謝。此事非恩人送信給我母子，豈不被奸賊害絕，那時滅門之冤，終難報矣！」屠申又拜伏于地，哭訴道：「小人蒙大老爺天高地厚之恩，實難報答。」夫人、公子也立起身來道：「今此恩德，生死不忘。」

屠申道：「夫人、公子不必惶傷，速速想好一個存身之所，好躲過目下大難，不宜啼哭，恐外人知道，走漏風聲，就不好了。小人也無法久存此地了，若夫人有了安身之所，小人少不得趕來服侍恩人。」夫人道：「我有一個胞弟，現在山東做節度。不若投奔他去，亦可暫得安身。」向著公子說道：「我兒，我與你分為兩路，你竟往儀征縣投奔你的岳父任所，亦可安身。一見你岳父，就把家中顛沛流離的事情，細細稟知你岳父、岳母。他必念你是他的女婿，自然要照應于你。你可藏形斂跡，發憤攻書，待有天日之光，不失忠良之後代。盧杞勢運一退，再與你那父親報仇。」屠申道：「這所論的極是，請速急收拾出城，各奔路途。」夫人、公子又不敢啼哭，只得帶著淚，吩咐家人道：「我家遭此不幸，你等願同我去的，即速收拾，一同逃難。不願隨我去的，趁此今晚夜靜，你們各逃生去罷！」家人一齊哭道：「小人們服侍老爺夫人、公子並沒呼叱之聲，怎忍一旦拋離？」屠申道：「你們也不必啼哭，此刻也不是啼哭的時候，逃生要緊！」夫人道：「正是。」

就與公子收拾了一個小小的行李，裝了些細軟的物件，又叫了一個自幼伴讀書的書童，名喚喜童：「你過來，聽我吩咐：我見你自幼有些見識，久已要抬舉你，就平日也沒有把你當下人看，你與公子收拾，往儀征縣投奔侯老爺的任所。你二人一路莫分主僕，只以兄弟相稱待，有日你公子發達之時，少不得報你同患難之恩。」

喜童哭道：「說那裏話來！小人蒙夫人、公子教養之恩，敢不盡忠，以效犬馬之勞！」夫人向公子說道：「兒，你自幼未離我身邊一步，今日這大難臨身，我兒一路須要小心，自己保重。我梅氏門中，只有你這一點骨肉，倘有差池，就絕了梅門的煙祀，怎麼得了！」于是，母子大哭一場自古道：「世上萬般愁苦事，無非死別與生離。」公子拜別了夫人，說道：「母親此去，一路須要小心慎重，切莫思慮感哀，有傷身體。」公子言畢，喜童背了行李，不敢從大門出去，只得走後門小路巷子出城，僱小船一只，直奔儀征投親。這且不言。再說夫人回房收拾細軟物件，打成包袱，先著一個老蒼頭，名喚梅芳，往河下僱了船只，等到黃昏，出城上船。

屠申見諸事停當，方纔別了夫人，往衙門聽事不提。單言梅府那些家人們，個個俟候夜靜收拾齊備，大家逃命。夫人見了如此光景，不覺淒慘，掉下淚來。想起當日是何等榮耀，今日如此愁苦狼狽，長嘆了一聲，又不敢高聲啼哭，如此含惶在懷。又見天色已晚，夫人拜別了家神祖先，便從後門走出。帶了幾個隨身丫頭、年長的老蒼頭，步行走出門外，來至河邊。

梅芳接住，迎入舟中，即刻開船，往山東而去。正是：劈破玉籠飛彩鳳，掙開金鎖走蛟龍。

且不言夫人行程。單講梅府的家人，把大門關好，從後門搬抬物件，大家遠走高飛，只剩得一所空房屋。一宿已過，次日五鼓，知府傳衙役，請了欽差的尊意，都奔梅府拿人。不多一時，來至梅府，只見大門緊閉，知府吩咐敲門。

眾人上前敲門，敲了半日，並沒人答應，只得回稟府尹：「裏面並無人答應。」那欽差聽說，焦躁道：「既沒人答應，俺奉聖旨，捉拿欽犯，管他開門不開門，傳人役，你與我將大門打破來，看他開是不開？」眾衙役聽罷，一齊將門打下，只見裏面並無人影，眾人就不敢動手。那知府一見無人，嚇痴了在那邊。欽差大怒道：「貴府不動身入內，宣讀聖詔，捉拿欽犯，你看著大門做什麼？」知府心中發毛，臉上失色，便向欽差說道：「此事其中有變。」那欽差道：「有變無變，進去再講。」知府只得差衙役向前，都在那梅府正廳排列兩旁坐定。知府同欽差正中坐下，叫屠申來，吩咐道：「你到廳後去看一看虛實，裏面無人是什麼緣故。你再看梅夫人與梅璧在哪裏，速速回報。」

屠申答應，走至後面，見重重門戶，都是開的。自己心中想起，點腳點頭道：「若是昨日沒有這個機會，眼見得今日難免繩捆索縛之苦。」即回身來到大廳上，稟道：「大人在上，小的進內一看，見重重門戶俱開，內面並没人影。」

知府聽說，嚇得一驚，癱在椅上。那欽差道：「好一個人影全無！也罷，下官同貴府到後面看一個蹤跡。今大門緊閉，想是往後門去的。」此時，知府同欽差走入後面，一層層看去，果然裏面全無人影，于是，吩咐關鎖了後門，欽差徑至大廳坐下。知府道：「大人，這等事，不帶四鄰，問不出根由來。」欽差道：「下官不知確實，聽貴官號令。」于是，知府傳衙役，叫地方把四鄰傳來。

不一時，鄉保、四鄰、地方俱到，走上前廳稟道：「小的們是本坊鄉保、四鄰，叩見大老爺。」知府問道：「你們就是梅府四鄰嗎？」鄉保答應：「小的們正是。」知府問道：「本府問你們，這梅府中的全家人口，怎麼一個也不曾見，是往哪裏去了？」

四鄰稟道：「大人在上，小的們怎麼曉得梅府的去處？」知府道：「本府不是問他們的去處，你們可知道他家幾時沒有人出入了？」旁邊有一個人說道：「只怕有半月沒人出入了。」知府便向欽差說道：「大人，這就是了，可曾聽見這四鄰的話嗎？非怪卑職，乃大人未來之時，他半月前已逃往遠方去了。還望大人金言回旨，卑職只好出角捕文，行到各府州縣，緝獲正犯，再發封條，封鎖住宅便了。」

那欽差官校尉帶著冷笑，說道：「貴府這一句話，倒也說得乾淨。我想，四鄰的話，必是貴府吩咐的，著他們在我面前瞞稟，無非是遮掩耳目之意。梅璧乃欽犯之子，他走與不走，不敢奏貴府的罪名。只是昨日下官一到之時，你就有多少的閑話，說他是個什麼才子，恐他不在家中，要到今日方可拿人。及至今日，卻是一個空宅。據四鄰說，半月前已無人出入了。我同貴府進門之時，見那些光景，似有人在裏面住的一般，及至衙役稟說後面無人，我同貴府齊至後面，層層看來，見那些桌椅，並無半點灰塵的；窗門格鬲扇，並沒半點損壞；又見灶上還有溫水菜蔬。請問貴府，此種情形，原何不是放走的？只是下官也不好十分違拗，但回復太師，少不得把貴府美意，回稟太師，見得貴府有憐才愛賢，故放梅魁的家眷逃走。」知府聞言大驚，面如土色。

不知府尹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二度梅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